

越人關弓錄

✕
e 22

049
E

No. 1475
13 E 22



富士川文庫
00001

越人關弓錄

諺云睹首不及尾聞始不究終都下之談大率
類此蓋四方之會雅俗歸鑿其所睹聞未及究
竟其所未聞未聞者相繼于後展轉視聽情乃
逐之一日百移其勢乃然也余與諸子結珍珠
會每月輪次往來司席主賓出所藏以傳遮展
玩焉自古書画古器物以至諸家文書可以證
于今者莫不陳列也已而酒徧驩洽迭說睹聞
有雅有俗覺生風皆非姑妄之言也然天下
之事雅常少而俗常多雅者已係錄記俗者亦

亦足廣異聞乃每睹聞藉記不遺輯為數卷吁亦無象活珍珠也哉至無究竟乃都下之談非余疎漏也文化壬申仲秋不俗庵主人識

文化六年己巳十二月越後一木戶雨紅雪色如黍粉攷之國史聖武天平壬午正月陸奧雨赤雪文德仁壽辛未奧又雨赤雪堀河長治甲申六月又雨紅雪後土御門文明丁酉七月又雨紅雪平地三寸近在

國朝廷寶丁巳會津雨紅雪皆奧地寬延辛未春越大雪上元夜雨紅雪見林學士鷲峯恕南塾乘

此是越地按晉武帝大康七年十月河陰雨赤雪武紀云赤祥也五行志云後四歲武帝崩王室遂亂明思宗崇禎某年六月十二日海寧縣下微雪色赤見蓴鄉贅筆暑月雨雪非無前聞但赤與紅色有淺深不可無分別彼皆言赤雪紀實也此言紅言赤不可泥看然色如黍粉此是紅雪

遠之鎮山曰秋葉神秀所鍾山魑憑焉俗呼天狗山東之治參之吉田時有山魑之怪山之振言夏秋間日將晡天必陰曠雲勢輪困異態怪狀若有物走空中火光迸閃啁晰有聲如人會語乍聚乍散

倏忽不知所之、人出行、或觸之、塗陰森、砭膚、毛髮竦、豎不覺縮退、以故人甚畏之、有一士人善技擊、恃藝、嫚語于衆中、一夕忽失所在、衆覓之弗得、偶于城隅見一大鐘覆地、衆訝焉、就認、歎識、則天龍河西一巨刹之物、寺隔河、殆百余里、重又非十人之力可致矣、衆大駭異、乃課役夫發而視之、則士人在焉、惘然無言、乃知見祟焉、自是峯稜頓挫、城西一水曰吉田河、多鱸魚、最美、方夏秋時、人將出漁、必插草鞋于衣領間、以壓之、不爾必為所厄、

已至河濱、有物立舷頭、不見其形、惟聞其言、曰、暫借網、借網、人不敢拒、乃應曰、吾亦出漁、請俟一撒之後、其物寂然、不復強焉、一撒後、不論獲否、如約留網而去、到家半時、已還送網、并陳鱸魚數頭于庭、若來謝然、苟有方寸微暖、必先知之、以故人畏敬之、不敢失信、曩歲吉田侯矢魚、天俄闇曠、左右恐怖、公正色曰、是不吾封丹乎、何作魅擾、若是乎、言未終、開明如故、其服義如此、之振、即藩醫、天狗星名、始見漢書、所以得狗名、五行志云、狀

天如大流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是也然其狀不必如流星亦不必止夜見五行志又云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時有著天白氣廣如一匹布長十余丈西南行謹如雷一刻而止名曰天狗此是白氣梁張淵賦天狗接狼以吠守注天狗七星在狼北雖亦星名非必妖星南史梁天監十三年都下訛言有根根取人肝肺及血以飴天狗大同五年訛言天子取人肝以飴天狗皆是鬼物北魏羊祉好慕名利頗為深文所徑之處號天狗此

亦喻鬼魅沉約陳情書其水禽則大鴻小雁天狗澤虞此是禽名博聞錄陰山有獸狀如狸首白名天狗吳勉學食物本草山狗蜀中出者名天狗此是獸名名同類異此云天狗始見于日本紀舒明九年條時俗所傳鳥喙肉翅狀如道士予謂是必山魃太平記一部貌出此怪物以點綴一時變幻光景自是野史之體然稱妖靈星則亦是妖星乃知作者用心非泛然無据也先儒物徂徠茂卿嘗著天狗說全摭俗傳變怪百出寔戲文耳頃

清人鄺露亦雅、紫山之巔有怪物焉、木客方
飲酒、吹樂甚、忽見一人長二丈、有奇面、濶三
尺、其鬚而長、喙背有肉翅、俯聽樂聲、嘻而
笑、垂舌至地、其長喙肉翅、似此所謂天狗、予
聞毛之妙義、榛名諸嶽、多山怪焉、獵者樵夫、
往見巨鞋于山中、長可三四尺、相織若篾、
略似鞋狀、呼曰山丈夫鞋、人畏避之、不敢嫚
語、疑是山魃之物、亦雅已云、長二丈、面三
尺、而此鞋又三四尺、意似其足、与面称深山
幽谷、積陰所產、木魅山魃、何所不有、後又讀

鬼董亦其所載、類此所傳、因附記焉、

章仇兼
鎮蜀日

佛寺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歲童兒、舞于竿
杪、忽有一物、狀如鸚鵡、掠之而去、群衆大駭、
因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之上、梯而
取之、兒神彩如癡、久之方語、見如壁、画飛天
夜叉者、入塔中去、飼菓實、飲食之、
味亦不知其自、旬日方精神如初、

枯木集三卷、不知誰著、其中一則、載能野山大

榎木事、享保戊申五月、將修造能野權現祠、
匠人入山、徧求大木、躡險踰澗、殆二百里、遇
一大榎樹、大一百八圍、高可一百二十余丈、
許、枝葉西指二百余丈、南指七十二丈、東指
十八丈、老幹醜皮、斑駁鱗皴、其朽窟處、叢生

竹杉森鬱成林杉亦大十數圍遠望之如峰
巒前是樵夫嘗一到此以為山也乃還蓋深
山中振古斧斤所不至真是太古物當與徐
福來住同年矣又備人古松軒大洲翁曾為
余言壯歲好遊足跡殆遍天下所見老木多
在奧羽及豫之諸山嘗入豫之一山遇豫樟
木高聳堂天仰不覩陽曜其陰可藏百家遙
立于數百步外空翠染衣試欲繫之無具顧
遇牧豎乃就借牛繩繩長三尋連二十繩劣
得圍之大可知古昔傳扶桑非妄誕也翁

時年七十余老健不衰因把伊豫風土記攷
之載桂巨二木事今其沙板出所在山谷若
海底即香祖筆記所謂桂板据此則知豫土

產大木誰昔然

按本草杉一名沙板即杉板

同集又載巨蟒一則豈有二獵師從獸入三阪

山立翳棚上吹笛呼鹿夜將半隔澗遙聞有
聲如曳大木于箬莽中忽有二炬雙燭轉瞬
間有五十武內蓋巨蟒聞笛認為真鹿乃所
逐來雙炬乃目光也二人驚怖欲下棚而走
勢已逼乃相謂曰毒蝮如此万無生理死等

不若銃而死之、乃盛火藥而擬之、則鱗已在
棚前六七武、昂首丈餘、凝視久之、目光炯々、
命在一吸間、二人不覺、兩銃齊鳴、唯見雙炬
乍滅、響震山谷、猶長尾揮空、草木為之摧折、
二人急逃、明蚤莫方里中壯者、相俱往視、果巨
鱗也、長二十二丈、余圍四尺許、頭亦四尺、鱗
可尺餘、一鈿洞眼、一鈿穿鼻、是享保己酉十
月八日事、

明和天明間、田相當國賄賂公行、驕奢為俗、淫
靡無藝、時有巾帽之妖、其製長簷及肩、前額

沒眉、又別施一簷、以蔽鼻梁、垂下為帷、周面
裹包、唯露兩目、呼曰眼計巾、計者、猶如言而
已、謂所呈露唯目而已、士大夫間行、必着之、
出入閭里、人遇于途、不知為誰、按明武宗正
德十五年、北方小民、製幘低側、其簷自掩眉
目、名曰不認親、其後寇亂、民散途、遇親戚、飲
泣不敢言、掉臂去之、見明史、車服志、乃服妖
也、後數歲、田相敗、公次男某、螟蛉大參水公、
於是絕義出還本父、一時臣人、連婚者、夫妻
破鏡、母子生離、人理掃地、其遇于途、不唯路

人視之如異類果應巾妖蓋亦不認親之類已

龍野岡大夫與余有姻其妻木氏言同僚某

失

姓妻病水腫腹如匏瓠欲裂絕粒旬餘唯日
飲水數升耳醫療無驗家人慨嘆俟死耳有
人言生土鴨治腫其母信浮圖聞之泣曰針
藥弗及命也奈何殺此生物以累罪業乎且
女平日視猶惡之况使生啖之乎吾弗忍也
而妻渴滋甚夜必命婢置水桶于枕側比曉
省之則無餘瀝矣而猶訴渴弗已時方仲夏

一夜更深闔家就寢獨聞窸水鏘々愈不勝
渴欲往飲而弗能起也乃奮投床下展輔蒲
伏僅達泉下掬飲適意快不可道忽覺有物
冷然點頭取而視之則土鴨也妻向困悶間
略聞其事意猶惡焉忽得之以為天錫也便
仰吞之一下不波喉亦不勝困悶也乃復展
轉蒲伏還寢比天曉便利如鴻牀蓐悉濕其
母晨往問其疾苦則曰稍減矣問能食否則
曰欲食乃急呼粥一啜而盡母大喜細問故
乃告以土鴨母曰此真天貺也自是脹滿漸

減經日平愈按本草蟲部鼃主治利水消腫
李時珍又引戴原禮證治要訣附載其方是
土鴨本治水腫或者之言其必有所聞矣吁
天下之事固有其理而敗于時拘者十八九
要之未獲天貺也然天不虛貺如某氏者豈
嘗有陰善歟是文化辛未之事

余鄉姬路城其麗譙乃天正辛巳豐獼猴公取
材佐用山中所築焉樓壘五層下設千蓆有
祠曰八天堂為一城之鎮俗傳其神狐王號
曰長部甚靈或狐女艷麗端莊常居上層不

見形土俗妄誕之言不足取矣蓋城狐社鼠
因姬字以造是說耳然俗傳已久竟并野狐
而敬畏之故人家遭魅不甚効治又有狸魅
比狐甚拙寬政初士人夫婦常禱城西藥王
堂且夕拜跪十年如一日也一子弱齡嬰疾
危甚父母蹠跣往禱一夕睡黑中藥王現焉
告曰勿憂汝兒不死父母泣謝還家則兒已
絕矣親串來弔且將營葬父母怒曰藥王示
靈兒不死矣啓衾示之則猶搖手足矣試按
肌膚身已僵冷弔者疑焉又言兒能飲啖不

異平日最嗜魚餐唯不欲人見之暮夜有一
僧每携魚來與兒食之且喻烹訖先供余余
為兒試嘗父母意以為藥王虔事愈謹時方
暑月停屍旬餘臭聞于外親戚隣里疏之不
通音問而其家固執不疑一夜僧遺泥鱧一
籃是日隣人漁獵泥鱧畜之水壅瓦迨夜盡失
以為狐狸所盜設機待之果獲老狸而殺之
自是兒不復搖手足父母始敬焉啓衾視之則
尸蟲蠕動穢臭突鼻鄉人木端麟為余口述
如此

狐性多疑聞水聲不敢涉冰故地不能千里不
居也豫土阿讚四國之地共為一島無狐地
不千里也余曾戲讚人曰海島狹小狐且不
居而子是家焉曾狐之不若耶而有狸魅如
狐為祟按異物志靈狸一體自為陰陽故能
媚人然島中狸皆為魅不特靈狸也又聞八
丈島無狸然亦有金華猫為害天地間異類
魅人何翅狐狸頃聞蝦夷之地多狐然不為
魅偶讀觀奕道人際陽消夏錄言荒徼巴里
坤闡展烏魯木齊諸徼外亦狐不害人言地

僻在荒徼、人已不知導引鍊形術、故狐亦不知為妖魅、此知風氣有所開、風氣不開、則不習人情、不習人情、則不變淳良、是說誠然、頃聞蝦夷境、思屬內地、胥吏商估、往來雜居、焉自今而後、風氣漸開、狐之淳良、亦必習人情、終將為妖魅、又聞狐不畏銃聲、亦不習聞、曾觀蝦人漁獵圖、其執鷓鴣、藤蔓貫魚腮、繫之急灘、鱗鬣撥刺、以為誘餌、而人持長鉤、伏伺其側、鷓鴣游魚盤旋而下、立于巖角、蝦人便鉤其足而曳去、其術幾類兒戲、而其捷疾

于砲箭、其便又過網羅、若是者、數終日率獲數禽、顧內地燕雀、尚不受欺罔、而鷓鴣之鷲、何燕雀之不若耶、然以狐疑、尚不畏銃聲、則此亦太古淳良之性、豈可以內地偽詐之情、妄疑之乎、

狐幻人形、始見西京雜記、此載狐妖、始見類聚、國史漁獵部、履中六年條、後世妖巫附會、其說奉為狐王、所謂稻荷祠、今其祠徧于天下、而莫夥于東都、又莫猥于東都、第宅市坊、每家必祠、又從加嘉號、鄙俚猥褻、可笑可惡、仲

春上午、賽鼓殷々、滿城震撼、按張旂、駕朝野僉
載、唐初以來、百姓多事狐神、諺云、無狐魅不
成村、余亦云、無狐祠不成家、

丁卯八月十九日、深川里富岡八幡祠神會、觀
者傾都、途由永代橋、々跨海口、約長七百餘
丈、人衆闐噎、俄遭壓重、柱陷梁折、中断十餘
丈、溺死甚衆、蓋長橋一道、耳目不及、摩肩接
踵、謹雜爭先、前者已溺、後者不悟、逼進挨排、
若器寫物、若葉辭枝、魚貫累疊、相驅而墜、其
間有數人俱行、而一人生還者、有載胥及溺

者、有前後數武而異死生者、父子兄弟夫婦
主奴不及救拯、或有將出水、反為溺者、所援
乃共死者、或有已騎人而已、又為人騎、不能
自拔者、有及自旋而貫身者、有乘轎者、有靚
粧者、有抱兒者、有連手者、有貴家內眷、有敝
衣老婆、有士人有販夫、有僧有道、有耆有稚、
雖善泅者、不能逞伎、計死者五百余人、無籍
者不與焉、得脫者亦五百余人、或云有一士
人、方其擠排、弗能枝梧、乃閃刀、佯為相擊、狀
衆懼不進、闕然却走、因以免死甚多、然至老

弱反遭蹂躪時方退潮屍蔽江而下俄頃間
謹傳都下其家走問存亡且輿尸者絡驛道
路予方講于家有人來說是事坐客弗信皆
曰安有若是之衆必是訛聽不然必一二誤
墜也說鍼作棍都人吠聲之俗豈俄聽而輕
信之乎已歷目擊信于耳聞吁竒變而哉當
是與足利氏世魔風倒看棚事同日之談矣
大抵都人遊行為俗而頃年尤甚寺刹齋場
道觀醮祭袷服靚妝士女成群於是右蕩之
徒約日期地誨淫啓行西岸銜媚觀音茅坊

所有定婚藥師事固不正稱亦猥褻頽俗之習
一至于此可勝歎哉去春三月東都大災今
夏五月畿內大水民嬰橫凶奚翅竒禍豈天
憎其淫耶抑有戒于人耶大抵神會詭狀異
形演為雜劇男為女服人戴獸面歌舞跳躍
競供笑觀蚩々昏愚郡走如狂巖墻在上冒
危爭立陷窞在前相驅靡避最怪祀典之日
積屍臭穢慟哭載道神人不知吉凶同日神
而聞之其能安而享之乎况降福哉或云是
日一貴官泛河而觀舩由橋下過渴道兩岸

衆不得進，總待船過，閤然上橋，以故壓重百信，柱以陷沒，是亦或有之，但言之則長姑問諸水濱耳。

是月北城竹橋門內松大可數圍，不蠹不朽，無故而折，北郊巢鴨里粉蝶數百萬，蔽空而聚，狀如格鬪，墜地而死，是年俄羅斯賊寇北邊，按延寶八年閏八月有黃蝶之異，起衙城內，至寬永寺五六里間，墜死如雨，是年四月巖廟殂，五行志不載蝶異，當是蟲孽子。

丙寅三月四日，東都大災，火發南郊芝里牛坊，北至淺草，延袤二十里，火盡晝夜而熄，死者甚衆，銀務坊一商富賞巨万，性極慳嗇，嘗造一庫，欲其堅牢，塗鏝百回，猶不副意，數雇工匠，隨剝隨塗，工匠弗勝，多辭去，歷三年僅成，時人譏之，目曰癡庫，是日焰及室屋，妻孥皆出避，而商獨不去，自腰橐金，巡庫不已，火逼竟焚死，橐金亦為人所盜，聞者彈指，亦目為痴死，嘗聞明歷災，衆走出淺草門，火又焚獄舍，囚逸，亦爭門，門吏令下鑰，衆不得出，皆登埤投河，會潮水漲，投者便死，有一商避火埤

上側睨丐兒披苦蓆欲買之弗許酬以百金
乃許啻已披蓆俄而猛焰一吼衆聲叫喚火
過聲止視之則積屍如丘丐兒亦懷金而殮
夫敝蓆百金價踰珪璧雖狂夫不怪且異乎
而危急間視之如土芥非知生重于金者孰
得而易之語云貧夫死于利何獨咎丐兒
壬申春攝之西成郡川崎里浴箱裏格通湯
之處生鮎魚可三寸許不知何自且沸湯中
當不暫之活而撥刺尾鬚鼠游泳唵喞如在清泉
人以為異觀者蟪集土官遣吏檢之果然此

理竟不可曉蓋蟲魚之妖耳傳至京師黠者
乃創意作浴桶製如常桶唯三格其火筒熾
火上格火氣炎上不下行故桶中上面已成
湯而中格以下猶冷魚得不以斃製傳東都
於是所在開場日利者錢或疑之試揷手指
幾爛傷然下底亦漸以熱融故魚不出二日
必斃便代他魚又聞魚宜朱魚又宜孕胎不
然游泳騰起不足以售觀養魚家因利其屢
斃傳曰若魚游釜中言須臾生也須臾之生
人豈忍看之倣妖而造妖不唯魚妖即人妖

已、
文化乙丑丙寅間、都下狡獪、暮夜持鎗刺乞丐、
盲瞽于途而殺之、余所耳聞、殆三四十人、一
日晨行、目擊手一屍、亦乞兒也、捕役百方、不得
蹤跡、又莫究其故、蓋殺越于貨乎、乞丐盲瞽、
非懷貨者也、以試武技乎、乞丐盲瞽、皆窮困
疲憊、殺之非武也、以報仇怨乎、乞丐盲瞽、豈
悉有仇怨者哉、是必推埋無賴之所為、所謂
不待教而誅者、而官竟不得究捕、路人視者、
為之酸鼻、

凶婦津美彌、適熊氏、其姑本多氏、齡近望九、予
十三四時、常侍聞、淳、說權量、爾時總不徑
心、其中偶記一條、言元祿戊辰、官創造大刹、
曰護持院、定為國家齋醮之場、即今神田一
橋諸門外、閑隙之地、莊嚴偉麗、窮極土木、享
保丁酉、西羅災、不復修造、園池尚存、嘗令浚治、
得屍骨數十具、男邪女邪、不可辨認、然有衣
紋、或未腐爛者、又得髮毛、繚二三尺、及金銀
玳瑁、諸簪珥之屬、意必婦人也、坐有老內人、
聞之、泣且歎曰、往事夢幻、今復何秘、徐叩其

由乃言元寶間、內閹穢亂、姬嬪婢妾托事祈禳、常遊寺院、娛樂恣淫、醜聲發聞、其或孕胎、自畏罪罟、乃投池而死、及為寺僧所陰醜、沉屍于此、前後曖昧、誤身者不一而足、而事竟不公、露蓋主僧隆光、乃時王所崇信焉、如正法必及寺僧、故法官畏威、不能加糾正、是事正與頃年圓妙、奸僧相類、而尤惡實倍之矣、圓妙事敗、伏法、彼幸保首領、且人多不知者、徒使後世聞者唾而罵之、爾本多氏貞享間生、存人年加四歲、意當天

和延寶間生

凶友鈴吾樂寶言、夏月與一二社友、讀書東壑、普門院薄晚、見庭除間有蝦蟇、啣腐鼠至、埋于乾土之地、鼓腹數四而去、眾訝焉、後數日、復會、一友偶記是事、亦方薄晚、眾乃視之、則蝦蟇已在焉、鼓腹如前、忽見有蜚繩起于土中、蒼々擾々、離地尺余、蝦蟇居然、一夕仰而吸之、乃知向之鼓腹者、溺之也、蓋腐鼠不可便啖、故化為蠅耳、異類謀食、其術如此、朝士神谷某宅、在城西一谷里、文化辛未六月

二十四未時其家乳媪與兒輩立于門內一松
樹下忽空中有影墜地仰視之見一人裹脛
跣足由松上過者行不甚高足下污甚友人
佐竹生口述如此因記舊聞明和辛卯八月
朔城南外櫻田門外行路喧傳有僧披緇遠
從西南御迅風漸過城上而東北行雛僧從
後是日慶賀節朝參諸官陪隸僕從多見之
者後讀伊勢貞丈安齋隨筆亦載是事而言
城東本鄉里之人最多見之乃知非虛謬矣
此與王士禛香祖筆記所載蘇州洪生一則

正相類康熙甲申十二月蘇州洪生者與客
談次忽空中有聲舉頭視之見一人
左手抱冊右手持杖黃巾黃衫御風而過又
頃刻漸遠猶見衣角出問市人亦多見之又
嘗閱宋人小說載有人登樓仰望晴空忽見
一人駕鶴會有他鶴而過乃就換駕如人之
大驛路換騎狀又周密癸辛雜識載楊續繼翁
侍姬田氏事七夕見仙人坐群鶴背如畫圖
所繪者絲霞絢絜數刻乃沒皆初瀆之以為
道流荒誕之言今覩聞如此理卒不可解古
稱列子御風此言役小角事雖荒唐亦或修
鍊之力不可以理推之觀奕道人槐西雜志

亦言旋風中有一女子從西來張袖而行迅如飛鳥轉瞬已在數里外以為飛天夜叉不知飛天夜叉竟為何物也豈唐女子紅線之類歟按段成式酉陽雜俎飛天夜叉之術乃刺客太史公義而奇之特為立傳而不明言之豈古有其術耶

大風飄人比之人行于空中愈異而前史往往載之遼史聖宗開泰七年五月丙申品打魯瑰部節度使勃魯里至鼻洒河遇微雨忽天地晦冥大風飄四十三人飛旋空中良久乃墮數里外勃魯里幸獲免二酒壺在地乃不

移聖宗紀又乾統六年王鼎宰縣時憇于庭俄

有暴風舉卧榻空中鼎無懼色但覺枕榻俱

高乃曰吾朝端士邪無干正可徐置之須臾

榻復故處風遂止本傳隨園詩話亦言康熙乙

酉五月丁巳五月並有此異又有飄屋魏書

高宗太和二年七月庚申武川鎮大風吹失

六家羊角而上不知所在見靈徵傳此又愈

異按春秋書六鷁飛傳曰風也杜預曰風高

不為物害退鷁且異其飄人飄屋果何等異

風有從上而下有從下而上有高有低近山

之所必直下如壓曠野之地必低拂欲捲頃
閱陳鼎滇黔紀遊大理有風高之異以與雪
月花并為四景今姑備書焉大理風花雪月
四景上關花下關風蒼山雪洱海月金花斬
伐無種風則處之有之下關稍甚耳自九月
起至次年五月無日不排山倒岳破房揭瓦
聲如雷吼惟黎明少息辰刻復起室內燃燈
八窓洞開燈影不搖也過下關橋必下蓋整
冠否則飛颺而去矣下關南望萬山壁立一
水中通其曲折處即風穴故雖晴和之日此

處仍然大風不息此亦風高天地之大無所
不有而人豈輕議焉乎唯寡聞多疑并疑天
相地耳然以風為景古今所未聞異之尤異者
海市山市見于諸書寬政壬子春肥之雲泉嶽
崩前數日空中現舟舩張帆之狀往來如織
人多見之曩歲東奧海溢亦前數日見空中
有神佛像飛行尋海大溢不知海市耶或曰
山將崩山氣先洩而上升海船乃映之其現
神佛像者乃蝦夷人物海將溢海氣先溢而
映之也按海市多言登萊明王宗沐請復海

運疏曰登州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
石而成石氣能達于水面去水近故也見明
史本傳海市其水石相搏之氣乎王士禛言
海市東海南海皆有之不惟登州但登見以
四五月廣州虎門以每歲正月初旬鄞不言
定期我勢海亦有海市聞之士人其見必以
三月杳靄時惟未聞山市要之與海市一理
宋牧仲筠廊偶筆言閩人山居忽現宮闕數
重魏煥揮天須臾不見蓋山市也樂陽消暑
錄言景城宋故縣也城址依稀可辨或偶于

昧爽時遙望烟靄中現一城影樓堞宛然以
為積精所致余謂是亦山市矣必深究之
相之津久井縣名倉里心家婢名恆文化己己
六月歿年二十六葬於字谷向原明年壬申
五月婢母卒將葬其側初開壙穴土淺棺薄
誤破女棺屍見渾白穿者驚怖走邀同里桂
林寺主僧僧至今發掘之屍出縮小裁尺有
八寸若嬰兒然不腐不朽蹲而起膝面沒鼻
梁開右眼閉左眼毛髮脫落兩手合掌指爪
具備二陰合為一門全軀肉附臟腑而乳凝

結如石、叩之砉然、有聲、竹尖鎖之、不入、時方
暑月、絕無穢氣、故不引蠅蚋、惟數日後、色稍
陰黯、按北魏時、沙門惠始、世祖真君六年死、
開殯、儼然、初不傾壞、又太和九年、上谷郡比
丘尼惠香、在北山松樹下死、形不壞、爾來三
年、士女觀者有千百人、皆異之、見魏書道釋
傳、又陸次雲、湖壩雜記、載肉身二則、其一、丁
野鶴、宋嘉定中人、其一、長耳和尚、吳越王時
人、皆在武林、漆而藏之、又王士正、隴蜀餘聞、
載明梓潼周曉師女智慧、甚異、薩事女、不茹葷

年十九、絕粒食、唯餐柏葉、成化五年、跌跏而
化、今肉身存焉、又雁宕山有尊者、肉身十八
與此、越僧行智、肉身皆似、資平生修真之力
矣、然今村野女子、尚能如此、則非必悉然也、
是理之殊、不可曉、况縮小如嬰、女兒乎、北魏道
士寇謙之、卒屍、体引長、弟子量之、八尺三寸、
三日以後、稍縮、至斂量之、長六寸、亦見道釋
傳、此是服氣導引之效、宋呂夏卿得疾、身体
日縮、卒時、纔如小兒、年五十三、見宋史本傳、
此是奇疾、

前條紀名倉里女子肉身事頃豆人飯田晶來
言曩為縣胥吏時於甲之都留郡鹿留村某
寺偶失檢一屍前是秋霖寺後山圯役夫搬
土見一土塊似人非人棺六腐朽無所辨識
乃剥土視之宛然婦人屍也肩背手足具體
而乳俱存趺坐合掌肌膚淡墨堅如土木數
處小竅如歷止蠹蝕唯無首耳或腐化或鋤斷
或遭刑皆不可知矣寺僧為造小堂以安厝
焉欲其完全使屍背坐別作假首冒以帽今
見存或云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見北齊書

南陽王綽傳

綽以五月五日生經四百餘日大斂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

者腦不壞或云餐王者死体有異見北魏書

李預傳

預羨古服餐王之法採訪藍田推十枚日服食之經年有效驗而世事

寢食不禁又好酒損志及疾篤謂妻子曰吾

酒色不絕自致于死非藥過也然吾死体必

當有異勿便斂殯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傳

屍四宿而体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

舉斂于棺堅直不傾委死道家所謂尸解者

不與焉若夫漢呂后北齊高隆之此所傳奧

先王藤秀衡此是厚斂亦不與焉

人骨必長大一日談次參人保生言往年河決
長篠圯壞隄防漂出枯骨皆魁偉異常地為

舊戰場即天心中甲國猛士殞身之處意必
入其骨座有壯士聞之扼腕慷慨曰太平日久
不唯士氣孱弱雖形体亦不逮古人可歎矣
有竊笑之者予曰古人豐偉長大諸書載之
如三國姜維死時剖膽如斗大宋世傑死海
獲屍焚時見膽如斗大其人如何長大朗瑛
仁七修類稿亦言四都人鄉掘地得髑髏如
斗大者人皆駭之必是宋元人知古人較今
自長大矣然枯骨長大自有理致予家世住
毛之厩橋外祖姑解脫尼曾為余言州之藤

代原為高岡四望陡絕其下則芋畦豆田崖
壁削峻藤蔓蒙蔽攀援無徑昔有人居岡上
乘夜緹下盜豆芋里民患且怪焉悉芟除藤
蔓攀援無路盜患遂絕後二三十年岡上
田里人往來見枯骸一具于榛莽中并刀一
條長四尺許其頭顱脛骨長大異常乃盜豆
芋之人故老相傳以為豐氏通將也又播之
多賀郡高松山長明寺一池元祿中水涸出
石棺中藏脛骨長尺有八寸相之曾我村一
寺古塚相傳曾我祐成墓往年出髑髏亦巨

大異常此者可謂一骨專車矣余往年遊豆
寓三嶋驛一日拉居停主人山義質原春江
等同遊土刈村村中荒寺櫻花心盛班荆其
下小飲春江指一古碑為余言童時見碑後
有穴鈎之獲古髑髏額間雙角長二寸許畏
而納之距今四十餘年不知存否穴亦埋塞
或以為人盜去按漢景帝時膠東下蔡人年
七十余生角有毛見五行志北魏僭晉司馬
勢時涪陵民藥氏婦頭上生角長三寸凡三
截之見北魏書近在于我實改辛亥備後蘆

田郡常村民子十餘歲額生角踰年而脫此
皆人妖偶讀湧幢小品載廣西全州巨頭顱
事云嘉靖時上遣南昌姜御史訪求奇書張
雲梯募健卒採取乃一棺中函頭顱甚巨兩
牙長尺許垂口外如虎豹狀卒取其骨下山
卒暴死是又何等頭顱怪異過于角
安永成成都人以五月晦為除夕六月朔為元
日燃燈祭神撒豆行儺作糕插松壯春盤飲
屠蘇商家則閉戶垂簾人來必進者糕以相
慶賀丐兒扮裝跳躍街頭龜鶴致語一如迎

歲之例猶介逆俗人或非之不唯市井雖士大夫家亦然不唯都下雖僻邑陋巷亦然莫知何故後聞若狹某村民行於山中遇異人而所授焉曰若是則穰疫矣一時閩傳竟徧天下或有後聞者乃追而為之卒盡六月而止蓋妖言也後瀆香祖筆記亦載此妖康熙乙酉夏二東多疫忽有鄉人持齋素者以五月晦為除夕穰之則疫可除一時村民皆買香燭祀神祇祖先按康熙乙酉距安永戊戌七十四年事心相類唯有遲速耳豈寓崎華

商或曾所說話俄聞以為是輶之事一人造言百人唱和耶大抵此之俗好說既往以為當今之談抄聞于彼附會于此驚鳥影吠聲疑出其徒

下總相馬郡藤代村民三吉委女年八歲生男乳育如成人蓋四歲時天癸已至云時文化九年九月三日也按筒井順慶記永祿七年三月丹波民家女子七歲產兒又香川子玄產論翼載七歲女子產方皆人歎也子玄京師人香川修德門人以產醫名家產論翼乃

其所著焉。

往歲都下柳橋茶店婦一產三女文化壬申九月廿三日芝里薪行家婦亦一產三女官例給錢五十緡按續日本紀文武天皇慶文雲元年六月丁巳朔乙丑河內國古市郡人高屋連藥女一產三男賜絕二匹綿二屯布四端三年正月壬午京師林坊新羅女年久賣一產二男二女賜絕五匹綿五匹布十端稻五百束乳母一人此外屢見同紀古昔皇典如此有客問焉曰瑞耶病耶予曰非瑞也又非

疴也謂之人疴者始于漢書五行志謂母氣盛也馬端臨文獻通攷因立一門謂之人瑞者始于南唐時金陵人康國輔娶司馬氏一產三男唐主以為人瑞明景泰三年宛平縣民福祥妻一產三男詔人予月米三年見湧幢小品聞清人釐正舊志終變疴為瑞以屬賞典觀奕道人姑妄聽之載是一則舉成周八士一母四乳而辨淪焉澄据極確八士之說始于董仲舒春秋繁露言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之天所以興周也五行之說余

所不解焉。唯据論語謂之八士，士者男子雄
俊之稱，非塗人也。而四乳皆男，此所以為
興周之祥，如使一產三男，皆為君子乎？乃是
人瑞，如為小人乎？乃是人疴。瑞疴之分，在時
與人。傳云：瑞興非時，則為妖孽，是也。然是特
言成人後耳。如在其初生，不唯為疴，亦近禽
獸。五行志言其初生，故以為人疴。論語記成
人之後，故以為人瑞。以此推之，並蒂同穎，將
為瑞乎？為妖乎？桑穀共生，是妖也。太戊修德，
是瑞也。故曰：瑞疴之分，在時與人。况一產皆

陰類乎？五行志茲謂陰昌，考之清典，又不言
三女。然一母不能乳三兒，均是人也。奚別男
女？今例給緡，乃是恤典，非瑞典也。按北魏高
祖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
六男。見魏書靈徵志。是又陽盛，信于八士，以
為興魏之瑞耶？抑人疴之尤者耶？按續日本
紀，文武慶雲三年，京師林坊新羅女一產二
男，二女。是亦一產四子，已見于前。

文化辛未六月，郎報言山城大和丹波諸州，澍
雨連日，至十五日，益猛水決泊瀨，寧樂所在

之地滄沒禾田漂流民廬溺死約三百餘人
三輪乙野積屍相枕席是月振津六甲山崩
平地出水丈餘亦有死者

壬申十一月未時東都地震第宅市廛多圯壞
聲由東南來品川以西至于相地最甚壓倒
民廬地拆湧泥六合河濁流數日蓋河底拆
也是日予與二洲尾先生孝肇飲酒于家方
舉觴勢如掀箕不覺歌側覆酒衣袴悉濡然
矮屋低陋無倒壓害唯聞窓扉震撼磔有
聲久而止次日有客互言所聞市坊室廬傾

倒百六十家倉庫五十餘所有壓死者官舍
邸第則不與焉行者踉蹌不覺踞于道上騎
者下馬販夫投檐陶家瓷器相擊而碎漆家
藍甕窳欹遺漏至浴肆則騷擾尤甚婦孺號
咷走出混堂不覺裸形不掩下体事定始省
乃相視羞愧復走入混堂

壬申冬無雪久乾寒甚癸酉開歲三雨雪皆深
尺寒滋甚皆言二十年來所未有焉佃嶋漁
人夜篝火羅膾殘魚比曉凍凝日出融釋上
市則為落頭魚矣其具首尾價三倍雞卵在

時人不便收乃凍裂甃碗陶瓶少帶水濕亦
多破裂皆所未多聞焉頃聞雲伯三越奧邦
地諸國無日不雪雪即三四尺以至五六丈
北國多雪然亦非常歲也北南日冬暖之地
河水凍合澱江流漸大阪城隍冰厚寸餘京
師本少雪而二月雨雪十次皆深尺餘故老
言六十年來所不有豆駿之地亦冬暖馱夫
馬丁冬月率着單衣亦不挾綿絮則不勝也
東都又三月廿日雨雪乃穀雨前三日也時
桃李盛開望之如畫稔聞寬永壬午春屢雨

雪三月十三日大雪正保丁亥四月雨雪亦
值花盛日按宋靖康間東京織帛及婦人首
飾皆備四時桃李荷蘭梅花之屬并為一景謂
之一年景景屬服妖見宋史及老學庵筆記今
我婦女之衣服亦有一年景繡以雪粉最粲
然今觀于此知其為實景

西瓜形狀大如斗剖之如火予少讀孔子家語
至其辨萍實乃哂曰此是西瓜自非聖人孰
知為萍實其入中國自五代或云胡元世相

元世祖遣人入西域所携然金王子可雲南
詠西瓜詩一片冷裁潭底月六灣斜卷隴頭

雲則又在元之前本草李時珍引胡嶠陷廬
與見湧幢小品記言嶠征回紇得此種歸又云其熟或白或
紅紅者味尤勝今此之種紅白係生熟不聞
西有二種豈別有白瓢種耶又有黃瓢種而本
草不載往歲於內藤公席上有贈者命割之
色如黃金食之味美以為異種後讀文信公
天祥西瓜吟已有其種詩云拔出金佩刀斫
破蒼玉瓶千點紅櫻桃一圓黃水晶下咽頓
除烟火氣入齒似化冰雪聲長安清富說邵
平爭如漢朝作公卿見吟嘯集余言詩比黃

水晶非黃瓢何然則黃瓢種宋元間已有之
時珍偶失之爾按西瓜入我始于國朝寬永
中琉球始傳種于薩慶安中崎民往種之
然人異其形未多食之其實于世蓋起于承
應中伊勢貞丈赤烏

國朝三司其一總官市坊一切諸務事兼聽府
外郡國訟獄職務極廣二員南北分廳南在
茶寮門內北在常盤門內北司田切公以文
化六年夏斷總人甲乙獄律禁府外漕致春
米于都而乙潛鬻于都為甲所告反覆分理

竟坐註誤罰以緡錢而遣之乙本非競主蓋
邑中業訟者受金本主代坐獄決自耻業
不售乃欲覆訴明日遂造訟庭然無可措喙
默々跪坐傍舍二吏視之不以為意一人俯
閱簿帳一人起如廁遺刀于坐時乙悍氣潮
湧恍惚間唯覺心火炎上熾如烈焰忽擗然
一躍上舍直執遺刀斫下簿吏中頸突入外
廳又擊一人中肩遂挺刃狂走有舁夫入門
被傷捨輜而走闔第聞之皆閉戶屏氣有婦
抱兒聞其騷擾而出視乙又斫之斷其左臂

兒墜地死傷約十人有奴曰佐助適自市還
視之以為狂人也引身垣墻自後擁之乙逆
刀刺之弗中奴抱持愈緊衆擠角以簷窗為鞫
問無所一知唯言入廳門後不復辨人唯意
如遭逮捕急百方欲逃不知其他况殺人乎
既已伏法吏卒數人亦坐台慢不備罰責唯
遺刀于坐者最以武用不自備奪俸見逐是
事皆奇禍而見逐者最奇禍生不如死頃有
同伍片姓者來言其刀買之數日前并具裝
價五方金鉅可知矣而乙執之銛于莫邪豈

刃之鈷利不必在精鋼在沖擊耶將沖擊之
妙必不在習鍊在無意耶又聞諸一貴公司
廳本有狐異前司曲淵公為方夏晚方浴有狐
忽起盤下一躍而去是年東都大饑窮民結
黨所在入米商家毀撤狼藉吏弗能禁實所
未前聞之異變公坐此免職是事在天明丙
午是變也亦有狐入堂闔廳莫有知者唯一
奴遇之乃執乙者也占曰野狐入宮為獸妖
果應狐妖丙寅災後廳徒在稍南吳服門存
不知狐妖絕否

狐之似鼠而邪魅者毛謂和索鬼相謂骨坦雲
謂神狐同種異名他國未謂有之也畜養之
其家必暴富猶如彼所謂猫鬼金蠶此所謂
飯網也驅之不去如影從形或改鄉邑亦必
隨從一旦逐之家道式微鄉曲不與通婚目
為蠱家其家時有怪異戒勿謾語婦孺亦慣
而安之不甚怖常餽以穀粟頃刻而盡不賭
其形孳息歲滋費穀愈多家道愈優寬政初
相人起蠱獄欲使術者徙之仇家仇家一夕
獨坐覺有物投衣領間便手急約袖口扼而

殺之遂并狐鳴之官余覩其狀全似鼠唯目及爪不類鼠而略似狐但不蒙茸爾毛人植村生曾為余言州內某邑富農性極剛強深以蠱家為耻誓欲絕之命僮僕絕餉是日畜馬無病而斃隔一日又一馬斃十日間斃者五匹家人大懼交諫之富農弗聽曰彼斃五馬能使五馬活便可許矣居數日李女死家益懼私欲謝罪富農聞之大怒曰絕餉者我也果欲為祟必先斃我何預兒與馬終弗許自是無復他異而家道亦不衰蓋狐去也予

正之勝邪固其理也配以剛氣百挫不屈此所以終勝焉孟軻氏有言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觀于此益知不我欺也鼠屬甚多今蝦夷地畝產豹文鼠即爾雅所謂鼯鼠註云鼠文采似豹事亦見摯虞三輔決錄按說文作鼯今鼠也而玉篇作鼯鼯屬廣韻班鼠也本草附錄鼯鼠郭璞曰文如豹文又有鼯鼠斑文按豹文者即蝦夷地所產斑文者今兒童所籠畜焉但鼠種為魅諸書不載之然則所謂和索鬼非鼠種疑是狐屬然

狐屬亦多，蒙古產二：曰草狐，毛黃而長；曰沙狐，短

黠，俄羅斯產五：曰元狐，毛黑而；曰獨刀，毛端

黑，曰火狐，身青；而又有灰狐、白狐、灰狐者，土

人曰是飲，飲音宜，狐聲也，飲者年老作妖，為害甚大，

又老而妖者名狔狐，亦名靈狐，似猫而黑，並

見西北域志，唯無有形狀類和索鬼者，予謂

猫狗虺蛇蝦蟇皆非魅類，然人以術役之，亦

作蠱魅，且和索鬼穀食，必是家畜，非野獸也，

但其鼠或當有別種，此載蠱魅始見日本紀

皇極三年，駿河國富士

河民大生部多，
蠱或心象事。

子生願為之，有室夫愛其子，故願有室，已有室

矣，願其偕和，乃是父母之心，乃是道理之常

唯悍婦妬女，不可以常情測，不可以正理論，

古今所記，不獨夫妻間，姑之遇婦小而遣之，

大而虐之，唯恐其偕和，何有乎愛，願頃聞東都

泉橋都絲店街姓者家富，為子娶婦，伉儷相

歡，連舉三兒，姑性極妬，視其好合，密嗾婢媼

戎之，媼乃其子之乳母也，亦性極妬，阿合姑

意辱以淫慾，而婦性謹慎，聞之羞愧，而姑與

媼調澹不止，或宣諸眾中，婦弗勝羞憤，自刺

吮而死、媪聞而大駭、走而救之、婦視其乘狀、甚怒、手拿其衣襟、瞪目而絕、已死、家人拆開之、牢不可解、乃刀截襟、猶在掌、五指欲穿、其家深秘、強死、婦家亦不知其由也、共深掩之、乃火化葬之、律、強死者、其家不得私斂、寺院不得私痊、必俱告官、其家秘其事、乃以貨啗寺僧、僧受金、私痊葬之、已而鄰里知之、婦家亦悟、始慚、怨對、遂使婢鳴于官、寺僧聞之、懼禍及、潛棄寺而亡、後聞其家止爵、緡三錢、嗚呼、婦亦何宿業也、或云、寺僧乃淺草里、誓願寺子院住持、其凶匿、不唯私痊前是、戲子之葬、行儀堂上、所謂引導、戲子本不齒平民、亦僧利金破法、至是又犯法、痊之律、故自畏罪、乃亡。

越人關弓錄卷二

不俗庵主人

左傳溺人必笑呂氏春秋溺者必笑雖笑不樂
蓋不得已也聞赴水者必脫履屣此理殆不
可解予謂此或偶然天下投死者多矣豈悉
然乎哉然以未親睹不排其說也一日登訪
親串途經清水阪下一寺曰連明寺側小
渠可跳而起深亦纔沒脛見一僵屍俯流四
無人踪乃停步視之則婦人也年可三十許
狀如投水渠狹流淺猶半軀出水衣裾覆漚

唯歷夜雨衣帶沾濕簪珥狼籍側有脫履乃
證前聞知其必赴水矣寃耶憤耶將強殺耶
不知其由泚頽而過暮還復經前處屍已覆
簾街丁守視時壬申九月廿九日事不知究
竟如何也偶讀漢人為焦仲卿妻作詩至攬
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之句不覺感歎曰古
詩之妙可謂委曲靡遺矣因竊謂人之臨死
何遑脫履又何故脫之而古今同情千萬如
一孰得究其理又孰知死者情或云是平素
所習意豈必勉之足必強之乎况臨死間神

氣飄散意思迷瞶平素之習不覺乃然亦孰
得究其理又孰知死者情後有人來言婦本
某肆娼妓嫁作人妻家貧弗能濟乃與夫謀
復塗沫倚門死前一月夫來呼出與語遂誘
去而夫與肆主實不知也皆謂是必狸魅吏
來檢屍亦不得蹤跡則斷以魅死余笑曰婦
死狸魅間里與胥吏皆被魅弄上官不核實
亦斷魅獄魔魅境界有何疑獄或云此狡獪
謀殺棄尸于此是說近之

鸛巢于樓閣鴟吻上若高樹巔人毀其巢必為

所崇或至一村俱被災頃日淺草里稱念寺
閣有鸛而窩焉一日無故而死梯而視之則
甫入棟尺余蓋是日群鴉窺巢鸛乃奮喙刺
之不中誤入瓦棟沒甫不得抽拔盡一日乃
斃或疑鸛是大鳥其悍力足敵人而一旦傷
甫便斃耶曰非為傷甫也蓋利甫入棟上下
合吻氣息不通奮悶愈偏氣息愈塞以至於
斃唐史多言囊殺亦口鼻被壓氣息閉也鸛
死類此非為傷甫也是事在壬申二月廿二
日

洪範五福壽居首而終以考終命壽不考終其
福焉在諺云多壽多憂是亦一理然是榮獨
窮困之言非君子所樂聞也予所知新居朔
三年一百有九可謂壽矣向相遇于柴學士
栗山邦彥七十壽席一時高年悉在而莫有
出翁右者精神不衰飲啖康健貴人達官聞
其高年召見贊揚賜與為壽以故橐漸裕翁
無子螟蛉他胤曰文藏文藏資饒賞漸流游
蕩私暱一妓約欲納之時年四十有一男二
女長子年十九次女十三季九歲文藏卒出

妻納妓為婦，婦性鬼蜮，虐使二女，絕無人理。親戚踈之，隣里惡焉，翁憂之，欲戒之，而畏其唇吻。一日，婦乞教金，翁以為其時也，可以言矣，乃好語之曰：「老夫餘齡，豈受金子汝乎？唯使家庭無間言，老夫願也。」乃如教畀金，婦果悍怒，還詬，諱曰：「瀕死，翁身死，金將安歸？於是殺心一起，機械百端，伺其下樓，榜推而墜之，一投輒死，隣里駭歎，以為誤失脚，婦亦佯為驚狀，而其事獨為次女所覘。於是遂欲并殺之，時翁死未教日，使女

浴焉，燬炭火，莆使湯僅及膝，女已脫衣入，就揆其臂，就莆一觸輒爛。或云：「挿兩手于爐內，女叫喚乞活，敵徹牆壁，隣人驚赴，氣息僅屬，絕而復蘇，醫藥立驗，歷三日死，觀者酸鼻。」或云：「婦私通長子，為女所覘，故殺之，是亦一說。」或云：「文藏惑婦言，每笞撻其女，婦又要之，曰：『女遭虐，乃妾故也，妾願去矣。』文藏謝，乃為止虐，乃使女亦謝罪，女不肯為，文藏大怒，便反縛之，繫于樓階者四晝夜，時方春寒，手足凍腫，而婦不顧也，已

而解縛、漉使便穢臭、婦乃自將熱湯洗之、爛傷殆遍、足指為墮者二、卒以死、婦乃與文藏謀、乃詐言、惡財、自覆火爐、是亦一說、於是人疑翁死、十目十指、卒不能掩、夫妻俱所被逐、捕役尾執之、途共繫獄、聞者稱快、文藏瘦死、婦困困銳其利嘴、使罪歸夫、拷鞠苦楚、卒不得辭、終以當流、或云、婦罪當磔、文藏瘦死、亦以毒斃、以蔓衍也、婦本俠妓、自昔及尻、刺作長蛇蛇、蛇窺穀道、狀其居肆也、驕悍好爭、雖鴉母不能制、呵闔樓憎之、唯是宿世惡緣、賣媚文藏、終使全家嬰奇禍、或言是亦翁有罪矣、翁不壽、無以致財、不使財饒、文藏不至游蕩、文藏不游蕩、無以納妓、不使妓納、無以招禍、推本禍原、翁實階焉、嗚呼、冤哉、翁為人、寫壽字、人得之以壽符、聞是事也、裂而棄之、唾而不顧、翁家世為小川街朝士、太田氏幹僕、義之書一柄扇、價直百錢、東坡寫二十柄、皆售千錢、雖以其書、亦以其人也、實千古佳話、所謂扇非今摺疊扇、晉謂之便面、亦謂

方鞠按春風堂隨筆南宋以來詩詠甚多天祿識餘以為元時高麗所貢蓬窓續錄以為貢于永樂間然東坡高麗白松翁展之廣尺余合之只兩指倭人所製泥金烏竹骨是殆今摺扇宋史日本傳又載檜扇即僧奮然所貢烏乃摺扇之起意高麗之貢必得製于我也丘瓊山曰所利于倭唯刀與扇其揮寫之殆于成化見五雜俎此之人書扇起于近歲予少時有人漫題者必譏之曰非冕非僧將痴乎蓋軒冕浮屠古時或揮寫至于平民必目為痴既壯都下臨池家輩出予所目擊細廣澤知慎關鳳岡思恭松烏石君嶽三龍湖親和源東江鱗皆噪名一時而多不寫扇人亦不必請未數十年翕然成俗每燕會坐有時流名輩必爭請之予素拙書又性狷介不欲助揚世波有人請者必辭人亦弗強也向在學院栗山柴學士考試在闈永晝老倦偶題遣悶學士善書得者珍異焉亦以人與書也頃友人南畝田翁覃以寫扇名戲藉

甚翁亦善書且以淺俗委巷之語善諧謔
詩歌人造門請書者甚衆而又多于紙絹
往來讌會扇柄啣尾進于前翁健筆不敢
為拒皆應其需試問一日所寫乃曰多幾
百面寡亦不可五六十面其所請之人多
高估優雜婦女僕隸村民野老浮圖道士
不獨雅流也甚之則至有偽其人偽其書
以謀利者夫欲珍其書紙絹可也而時俗
好尚至此要不過為豪具耳雖文熙乃然
亦近乎妖

古人書疏多用封皮亦用囊盛今俗寄遠及
密事必斜封糊緘其用囊盛唯文苑雅具
耳若夫平素書簡剪去紙端二三分上留
寸許封以糲糊斜筆代緘事已見北山披
乃知起于中世矣頃日士大夫專用紙囊
幅可三指豎慙簡紙面標一指幅以題姓
四週花紋印以青綠紅紫金銀雜彩璨瓏
滿幅競出新樣以相夸示友人齋生輯而
帖之計五百三十餘種自人物花竹禽獸
昆蟲以至雜寶玩器千姿万態各一雷回

間有鄙猥可厭、印搗錢至三十餘板、流俗
為習、不知何謂、亦殆妖耶、
後周蕭譽不好靨色、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
步、遙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着、按
本傳、譽生八子、夫見婦人、尚且惡之、而不
免生子、豈偏癖之性、不勝天然之慾耶、
友市鶴鳴、匡言曩寓阪府日、與一富相相
知、性極奇癖、雖妻妾奴婢、不敢妄近、家貲
巨萬、每月季、幹僕各執簿帳、算盤進會計
古于前、間可巫犬、計訖、以次付金、如一人誤
失承墜金于地、則并其餘、但廢改、命他日、
故幹僕承之、洞之、屬之、如執王、如奉艦、唯
恐失墜、豈婢進食、背面辟咄、不敢正向、其
最可嗤者、每歲購得坊間新刻秘戲丹、披
展一次、輒投于庭、積年推冊、疊崇如岡、雨
露沾濕、腐爛狼籍、不令除却、然亦生教子、
後有一妾失寵而出、與狎客暱、漸洩中、弄
言、每妻妾當必必着新袒、一夕一袒、不復
更着、纏囊結束、不露寸膚、唯餘當陰處、數
寸耳、此亦蕭譽之流、古今求類、何所不有、

畫員板谷桂意家盆梅、枯朽生草、壬申五月、
却草換土、見土塊類魚形、長寸許、以為異
也、試置盤水中、塊然久之、稍為蠢動狀、益
異焉、約一食頃、鱗鬣頭尾悉具、少焉、則洋
々焉、掄刺游泳、乃鯉子也、隣里聞之、聚觀
成郡、傳布一時、是事不可据理臆斷、然土
中乏鵝、前史載之、且衆所目擊、當非妄誕、
尋聞放之城隍、惜不究其實也、或言是必
誤遺墮者、鯉沒草中、不見其形、遺者棄忒、
鯉委土混為一塊物、但草莖濕潤、故不便
死耳、余習斯言似近理、唯人好異、乃為此
異談爾、因稔思、嘗方夏月、有人遺泥、鱣者、
時驟雨始晴、彩虹亘天、覬者入門、塗滑而
蹶、檐桶欹及、鱣迸于庭、散亂狼籍、其遽收
之、然不及悉收、猶委蛇乎泥中、明日有客
言、昨雨泥鱣、余未之信也、尋有客亦言、昨
雨泥鱣、余乃詰焉、客曰、近在子門庭、益試
往驗、余始驚異、座隅一童子聞之、竊笑、余
又詰焉、童子告以故、主賓不覺大笑、是事
與或者之言通通合、故附記焉、按後漢書桓

帝永康元年秋八月、巴郡言黃龍見、續漢志曰、時人欲就沱浴、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人間、郡欲以為美、故上言之、時史以書帝紀、桓帝政衰、多言瑞應、皆是類也、五行志又載之、以為龍孽、古今言瑞妖、大率如此、而後世風氣、踰薄、人情偽詐、唯好妖異、不喜瑞應、所謂鯉異亦龍孽之類也、

距南部治城盛岡六十奈里、曰花牧、吏民三

一、千余家、度殷嬾于盛岡、文化在申三月六日、夜半、有聲自北來、訇然動地、頃刻而止、人以為地震、蚤起視之、則一士人家園墜一巨石、廣經丈二尺、高七尺、余計、非三四十人之力、不能運致、蓋所飛來焉、其所過悉觸草木、摧折顛仆、人愈駭異、乃使人裹糧、究其所自、至閑井郡、早地山下、而絕跡、山距花牧、可四日程、又有北上河、非方舟楫、不得濟、於是人皆謂石必蒞自山、凌空超河也、按春秋書隕石、漢志紀石自立、今石非隕、非立、必是逆射、如礮蒞機、且覩草

木摧折則其行亦不甚高然飛渡大河則亦必不轉地竟莫究其理亦不曲為之說士人姓川守田氏

阿部公夫人好讀書嘗執贖于予言其先堂在南郊池上本門寺二仲展墓嘗憩寺院視一僧勞瘵憔悴甚問諸住持僧住持僧曰是奇疾逾年不愈試問其由乃曰向方貧道不在彼與一二同儕不勝晝倦將炒豆以喫入厨求沙鍋見一青蛇蟠于鍋內皆大駭彼性豪便蓋覆之時爐火方熾覆之火上少頃祭蓋唯餘白沫而蛇蔑有也彼視之意甚惡焉俄而色變終以成疾今春夫人展墓之次復問其疾住持曰今臥于親串家計當弗起不知蛇皆經火必為沫耶將是特化沫以為異耶如化沫為異乎必其有靈彼僧疑懼弗能祛焉所以成疾昔藥廣辨杯中蛇影沉痾頓愈是亦何不復炒一蛇以辨宿疑乎惜欠此一試是亦文化壬申事

發源于上毛乃彌郡曰乃弥河大小衆流合

為一河、至總之閼宿、岐而為二、其一至常、
滙為湖澤、又溢為河、東至鉞嘴口、入海、其
一稍南、歷市河行德、至那珂河、入海、總呼
之曰阪東、太即太即者、長子之稱、猶言第一、
關以西最大河也、其赴那珂之河、東曰
二、鄉半、西曰猿股、並隸葛西郡、別以東西、
而河西地勢、比東最卑下、寶永甲申七月、
大雨三旬、河決猿股、西葛西郡之地、水深
二丈余、一望瀰淼、浩浩漫天、淹沒禾田、漂
流民廬、溺死甚衆、是世所共耳聞焉、實為

國朝最大水厄、是時也、河流猛迅、勢不西
決、必東決、不東決、必西決、東西之民、非有
宿怨、然監窘逼、繫性命于一決、故河東之
人、願其西、決河西之人、祈其東、決蓋勢之所
然、乃人之常情也、河勢弥猛、衝突在前、喘
畏過半、東西之民、各投薪立棧、防禦甚力、
河東之村曰戶崎、有祠、截木造獅子頭、其
狀甚異、獅而有角、植以雞尾、時已薄暮、有
善泅者、乃戴之、順流鳴號而下、西岸之人、
怪異焉、舉炬照之、則朱頭金銀鬘鬢、竦豎

以為蛟龍皆棄畚鍤而走其人遂登岸舉
鋪決隄水得一導沛然不能禦河西終受
魚腹之厄蓋欲自避厄却禍于人雖非仁
者事亦非粗材所能辦焉予所知武之片
柳村正新藏言荒河南北二郡南曰入閭
北曰比企其上流則秩父山木容樵夫代
材于此方夏秋之際雨水暴漲巨材大木
順流而下南北之民泅而取之往歲穰漲
盛于常歲大小枝木接續而下有一巨材
中河浮時屬昏黑有人騎之連呼其徒欲
以并力俄而水與人俱沒不復浮出少焉
雷雨大作明日獲屍下流乃知向之巨木
是蛟龍也其他河邊之人往之所睹聞焉
獅頭之術雖出窮策然其計亦有所入也
癸酉四月尾張國中鳴郡奧村農家婦產男
二頭一身四手四脚見邸報此是一身而
二頭四手脚按此魏書莊帝永安三年十
一月丁卯京師民家妻產男一頭二身四
手脚三耳見北魏書此是二身而一頭四
手脚皆為孿生之變雖云人病然比之脚

出背後陰在額上之類不必徂異焉譬之
草木連理同穎豈獨人已哉因疑春秋二
百四十二年間聖筆紀異唯隕石退鷁星
隕如雨是已而左氏浮華亦所書不過石
言魏榆申生伯有二靈柩出牛鳴秦謀死
六日而蘇教事爾自五行之說起而每史
披卷必載人病論語言八士穀梁有先弟
後兄之論古有孿生而壹孿變生之異豈古
獨無之蓋不以為病故史不書之也因謂
生子之病彼此多在民間不在貴家富室
蓋胎養不備之所致乃月令所謂不戒容
止生子不備者不然夫示妖異何獨借民
婦之胎乎

狐魅截人髮見于南北時北魏書高祖太和
元年五月辛亥有狐魅截人髮蕭宗熙平
二年自春京師有狐魅截人髮北齊書後
主紀天統四年正月鄴都并州並有狐媚
多截人髮洛陽伽藍記慈奉終二里內有
挽歌孫巖娶妻三年不脫衣而臥巖因怪
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三毛長三尺似野

狐尾、巖懼而出之、妻臨去、將刀截巖髮而
走、鄰人追之、變成一狐、追之不得、其後京
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余人、初變婦人、衣
服靚粧、行于道路、人見而悅之、近者被截
髮、當時有婦人著絲衣者、人皆指其狐魅、
熙平二年四月、有至此、秋乃止、而段成式
酉陽雜俎、以為虺妖言、人夜臥、每故失髻
者、虺妖也、然驗于今、狐魅近是、非虺妖也、
天祐初、城北蘿菑園、一庵狐道士、挾妖術、
都下婦女多被截髮、聞諸其人、夜坐若上
廁、俄覺催眠、已而覺且起、髻墜于前、其截
處如刀截之、果與伽藍記合、唯覺黏滑如
塗糊、一時婦女大怖、日終竟下、巖闔戶牖、
不敢外窺、各請符章以驅之、道士因以獲
利甚多、然世未知其所使也、有一士人住
金杖里、薄暮與妻駢坐、覺有物憑肩、士人
輒反手執之、則野狐也、蓋狐欲截婦髮、誤
憑其夫、士人乃責之曰、畜生矣、自何故為
崇、吾今欲究汝巢窟、能為導則赦、不爾必
殺、狐俯如諾、乃手執長索、從狐所之、狐素

畏犬迂曲避之、多由徑路、士人隨之、不避
泥塗、夜闌始達蘿菑園、穴墻窺庵、見群狐
熟寐、狀若疲于使役者、士人乃如約放狐、
遂告之官、令捕道士處法、狐魅乃止、頃歲
所知木文熙婢、無故失髻、乃狐魅也、予適
過焉、聞之欲見、婢耻而辭焉、強之、乃巾蒙
頭而出、面如土、蓋恐慄之心、經日未復也、
後聞柴學士邦彥亦適過、聞之召見、曉必
獲福、婢色頓復、疾終愈、蓋柴學士樵設是
言、以祛其惑、是亦君子濟人之一術、

解菌毒方、或言地醬、或言糞汁、或言水調苦

茗白樊、或言鴛鴦草、即金銀花、或言痛飲、

夷堅志、簡坊大草及金谿田僕食葷、一家
嘔血、隕命六人、丘峯幸以痛飲而免、一家

而莫妙于糞汁、家僮橘八、相之酒、詢人言、

村民嘗中菌毒、一家五人俱死、幼婦亦將

斃、隣人教之、急飲糞汁而免、夷堅志、癸辛

雜錄、五雜俎諸書、並載金山寺僧中菌毒、

皆飲糞汁而免、獨日本僧定心、不嘗糞而

死、事以為美談、予謂是何足深稱焉、苟有

益于人、雖廁木屎、牀櫬板、禪襠、諸污穢之

物可以充藥材、何況糞汁乎、但如溺壅紅
鉉河車、命蒂天靈蓋之類、不唯污穢、乃所
謂人相食、殆乎殘忍、故本草姑諱其名、以
異其名耳、或言是本俗、從未習氣、今蝦夷
八丈、諸寫、猶惡糞田、意當我古俗、必與此
同、豈此僧亦未能祛古習氣耶、今詬罵人、
必曰食屎、事見國史、為詈新羅王之語、後
世語愈逼、一溲遂作食糞、按吳志、諸葛恪
別傳、吳太子嘲恪曰、諸葛元遜可食馬矢、
恪曰、願太子食雞卵、孫權問之、恪曰、所出

同耳、是雖猪粪、而語亦有所祖焉、豈彼常
有聞焉、乃以為辱耶、不然、寧死而不敢嘗
也、猶流如此、况士人乎、菌毒不一、清異錄
避暑錄、語諸書、載笑菌毒、乃楓樹菌毒所
發、食之、使人笑不止、呼曰、乾笑疾、亦糞汁
善解之、然不獨楓樹菌、雖胡桃菌亦然、予
又聞諸宮島翁、翁者武之吉田村人、言同
鄉有食胡桃菌一家四人、共笑不止者、勢
將斃、飲以糞汁、笑頓止、此亦一證、按本草
附注、香蕈生深山爛楓木上、小于菌而薄、

黃黑色、味甚香美、為佳品、此又一說、一佳
一毒、不可不辨、聞土佐山中所產、俗呼大
戶葦、人臨酒席、欲不醉、必密握一枚、舉杯
少浸之、不使人知、佯為飲狀、葦悉含酒杯
中、頃輒、雖巨觴大白、弗屑也、已而綴之、酒
悉自葦中出、乃輒藏之、以擬他席、此亦葦
毒所使為、

舊話總過、便作新話、數年間尚然、况十余年
之久乎、予嘗寓京師、時方夏月、聞洛東比
壑山谷間、有腐臭氣、踰月不消、民家酒肉、
嘗之、便嘔吐、里人怪焉、募人索之、則見一
大死蛇、于崩崖下矣、首為巨石所壓、潰肉
腐爛、蚋聚、嘜臭、不可通、乃知向嘗酒肉而
嘔吐者、蠅蚋覬之也、是四十年前事、時過
希知之者、今茲癸酉五月、日光山又有是
話、言山中旱、喝大蛇出、飲于瀑泉、適有崩
石、壓碎其首、俄而霹靂一聲、雷雨交作、益
虛談也、初、在驚影、俄起群吠、雖土人亦不
審、實否、展轉相紹、多往觀焉、或言長三四
丈、或言五六丈、伸縮任口、遂布于都、予謂

其談固妄，其事則嘗有之矣。蓋一洗舊話也。按後漢書桓帝紀，野王山有死龍，長可數十丈。袁山松曰，說者言，屈伸躍見，變化無方，非顯死之體，橫強之畜也。故或以為蛟。然龍亦氣類，有鬪必死，且左傳載，豢龍氏豢龍，其雌死，事龍豈無火乎？唯不見其行死耳。史有斬蛟事，然人斬之身，非徒死也。燕雀之微，尚末覩行死，况蛟龍乎？意困石之厄，雖異類亦不免也。見雉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啜，識籛中之味，物同其類，理可推知。安知野王山之龍，亦獨非其厄也。境雖彼此，事或一軌，予非疑其不龍，獨疑其死之相類也。故曰：君子不立巖墻之下。

余幼聞故老言，往歲番賈寓于崎，見富家屋柱一礎石，濕潤異常，往未睨之，曰：奇貨可惜矣。聞者怪焉。後厚價求之，主人疑有異，不敢許。而番賈求之弗已，遂十倍其價。主人乃許券立臨去。主人乃曰：是為何貨，爾必告我。我不敢悔。番賈曰：子勿悔，此石中

有蟄龍故常濕潤細加琢磨如玻璃乃外
見其形然有微隙雖細如鍼孔必擘去故
必擇良工是天下至寶莫以尚為價亦不
貴主人聞之惋歎累日後續雲根志亦載
是事唯以龍為魚所聞自異爾聞江之大
余津驛紀之岡崎鄉寺內村亦並有之但未
徑琢磨則未審其確否且與香祖筆記所
載紅螭子石相類故或以為陰襲之譚然
予向睹一貴家珍藏奇石大可五寸許率
如人家几上所玩盆石黎墨光潔潤色可

受盛以紅絲網括為塊石放之則碎為數
段中函梭尾螺一枚長二寸許與石相依
自成形質貴家言上總海某村民家舊藏
二晴日濕潤常帶雨其家以為怪投一于
海隣人試槌碎其一乃是也今色雖減舊
猶帶潤氣豈石方結化初螺已潛在此耶
是予所目睹亦事適與宋張齊賢洛陽搢

紳舊聞記所載石中龜相類洛河出美石

淨光瑩類玉者建隆初李元者得一石長
四寸余光潔濕潤余王工治之其載處中
心空虛物有白龜也六甲皆具然則石

胎魚龍不必妄誕、若夫顏真卿麻姑仙壇
記所云螺蚌化石、朱子以為桑田所變時
物、今此方所在亦間有之、

夷陵有陰陽石、陰石常潤、陽石常燥、旱則鞭

陰石、必雨、久雨鞭陽石則止、見晉虞喜志

林、又後漢書蠻夷傳注、引荊州圖曰、副夷

縣西一獨山石穴、有二大石並立穴中、相

去可一丈、俗名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常

燥、是石以濕燥稱陰陽、而此謂類男女不

經之形、亦曰陰陽石、義雖亦通、不如乎為

牡石也、凡彼所名、呼如海男子、東海夫人

之類、雖等云、褻狀不至醜詞、此俗啓口、好

咄々相迫、聞之令人掩耳、其石逼真者、價

尤貴、不唯供人家奇玩、或祠而祭之、稱曰

金勢神、祠今在輿之南部、頃聞蝦夷之地

伽羅夫、閩島舊有一牡石、鎮臺小笠原氏

將携歸、不果而卒、其徒乃海運之、寓奉之

隅田、田鬚神祠、隄近娼里、遂一轉其義、

稱為娼家媚神、倚門之徒、蹇鞞、帟絕、嗚呼

天下淫祠亦多、然未聞猥褻若是之甚也、

吏非西門豹亦所當亟毀、
明和末、一朝貴急于進取、伺候樵家之暇、又
詣王子里狐王廟而祈焉、不避晴雨、誓以
百日、具致誠悃、廟有狐穴、二白狐窟焉、百
日將滿、際暮而還、遇一婦人、被髮跣足、踉
蹌而未、號泣謂之曰、吾夫遭厄、殆將見殺、
願貴人救之、言終而去、不知所之、貴人怪
之、顧無人踪、行數十步、有數人、皆執棍棒、
亂打一物、乃命僕從就視之、則見蒙茸白
尾于蓆包中矣、問之、皆曰、畜生昨夜竊魚
肉矣、或言咬殺、時雞矣、或言亂擊尾、磔以
驚婦兒矣、必殺之、勿赦、僕從以為狐也、乃
還報、貴人首肯焉、曰、果是也、請教金償命、
弗許、曰、縱之必崇、不若殺之以絕後患也、
貴人終倍價償之、令放之林莽中、時已夜
黑、唯見白物自蓆中而出、走、貴人大喜曰、
今日幸脫白龍于余、且之厄矣、居少頃、貴
人暴達如意、以為神助、賽報彌謹、後稍聞
其事、蓋村中狡獪、稍知其意、謀欲巧計獲
金、乃縛白犬、堅緝其口、不使聲出、蓆包劣

當之多寡從分有人拾之呼為嫁厄戊辰
癸酉間城南某坊貧民夜行拾遺金百兩
于日本橋廣街其人驚駭律有拾遺金者
必告官私收者抵罪故其人將告官適有
人在後曰止止視之則吏也其人大驚吏
曰第遣持去其人驚喜彷徨久之吏不復
敢問其故唯簿錄姓名貫籍而去蓋壓當
之物也然百金非尋常橐中之裝乃中人
一家之產而棄之如上亦恐非尋常當家之
比不知何人所使莫知其究竟

穀伯健啖彼此所傳魏崔駰一飯三升聞之
駭異予所親睹其人多雄壯以腹為窟不
稱果然一喫數筋十人執飯匙弗能給也
語云惟酒益量豈飯亦益量耶又有短小
羸瘠而食兼數人者乃疾也不問旨否唯
食是求幾撤饌具畢又聞厨內盤盂穀輒
動食指或言必物在腹內乃其所嗜焉頃
聞備之岡山景福禪寺僧名推雲健啖四
五年飲水計日斛餘竟茂疾而飲啖倍進
先死之六旬始減日啜糜粥盂而已遂臨

危篤不復辨人、同侶見其病牀有物、大如雞卵、以為遺矢也、將呼僮豎捨之、住持僧適訪病、怪其微蠕、視之則一塊肉也、色如敗紫、眉目口鼻具備焉、齒如銀鑲、蓋病勢已盡、乃所衝出焉、同侶大驚、投之溝渠、時方初秋、蘋藻覆渠、物乃為所罾掛、而弗沒、猶在蘋上吸水、俯而聽之、藪々有聲、明日僧遂死、是與諾臯記所載與劉錄事食膾事相類、然則腸內有物之說、亦恐不妄說姑

錄本末、以廣異聞、是文化癸酉七月事、

佛刹神祠、托事修造、募化賤貨、其所甚廣、而俗稱富者尤大、謂之富者、暴富之義也、蓋示利于衆、以釀金、蚩蚩愚民、競赴傾產、其實賭博也、寬政初、以其敗風俗、令禁之、頃歲弛禁、復舉焉、其法、紙牌書數、自一至千、定以字虧、而賣之、一牌一方金、好點又占利于中間、轉賣殆至二三金、數滿而止、主釀者、乃寫號于小木牌、彼此為契、盛以大箱、箱式穿一方孔于蓋上、大僅可出納木牌、每月至期、衆悉集、主者乃持長錐、暗刺

孔內中字號者獲金一場百金收其十三以充修造費餘皆付之中者然予而一中故未聞其人亦賭一獲百故人希石一有一商于金枚坊取鬻為業初買一牌不中復買之又中不中騎虎之勢弗能中止遂與衣物以至七八皆不中終至破產乃歎曰貪富前定豈可強乎誓欲絕意然係念時動猶欲孤注決一戰遂省糧食復往買還戲之棚上乃出傭食于外其妻與將爨顧無并粟忍飢至午亦卒無計乃造坊正乞憐坊正曰第持牌來吾將買之妻乃致之得金買米而其夫不知也是日晨出傭食午時街頭喧傳富場榜第幾號商聞之乃其所買也喜躍如狂走而視之信遂還索牌茂有也遽問諸妻妻告以故商大怒揮棒擊之一下便斃商又大駭初坊正聞其事使人喻之曰金本非吾有當分汝以半商大喜至是隣保來聚救藥無效卒絕商既獲金喜出意外又以殺人見繫獄一喜一懼禍福如糾索記之以為貪者戒焉

黥律一犯罪者刺畫其臂二犯倍一三犯又
加一踰此處死明和初侯家後房奚婢力
能扛臼常代衆婢任重性又聰慧候伺人
意不敢為忤象以為便乃善遇之唯平居
不與同儕共梳浴衆頗怪之夏日同儕晝
寢亦不獨睡一日勞倦不覺偃臥同儕乃
欲戲嘲之伺其熟寐潛啓羃襦窺其陰私
則丈夫也象驚駭密告阿監託事遣之又
使官吏掩捕之邸外及檢其臂三黥具備
乃巨盜也方名捕急變形形為婦匿于深
房以故吏不得踪跡者歷年至此處架其
邸在城南受宿街諱其姓氏

番舶貢獻珍禽奇獸其小堪籠畜者可以孳
育如鸚哥孔雀亦其鮮語文彩可以適婦
女童孺之懽矣愛止此蓋風土人情異
也若夫犀兕虎象固不容人之情好亦
異豈強所不容勉所不好乎慶長壬寅西
洋貢虎象各一虎不及貢斃于洋中象不
知所終甲寅九月復貢虎二其一尾根毛
自成風字見池田正印書或云勝國世所

貢焉令放之越山其一出檻輒殺人為銃
所殪其一不知所之即甲寅所貢焉蓋誤
傳之也迨在享保己酉東蒲塞獻牝牡二
象牝死于崎牡來于東都寬保丙申令畜
之郊西中野之地明年終絕食而殪之蓋
在是土者十四年頭骨今藏于中野村寶
仙寺今茲癸酉六月復貢牝牡馴象牡殪
于洋中牝至于寄官令却之聞高五尺八
寸長五尺七寸前脚二尺四寸圍二尺後
脚減前脚四寸圍如前脚鼻長二尺八寸
尾三尺五寸余飼法每日用穀六升第三
檐耳蔗百茎砂糖一斤玉蜀黍教斤水雜
和之大率每月疾二次用酒一升和水五
合且暮飼之便瘡夫象之為獸大而性馴
可導車駕以試橋梁矣可列朝衙以防闕
入矣可按歌曲以舞之矣而我皆固無之
乃欲供愛玩亦非如鸚哥孔雀之可靠畜
也所以却焉聞外國之獸莫善于巴爾齊
亞馬故屢令貢之延寶乙卯八月蠻船貢
咬嚼吧二匹明年丙辰復貢二匹並不知

所終享保間貢巴爾齊亞馬二匹、令牧之
總之小金原安永戊戌十一月復貢二匹、
令牧之。房之岡野本貢七匹、其五殮于洋中、是
則予所親焉、其一自蹄至鬣五尺五寸五
分、其一五尺五寸三分、

越人關弓錄卷二終

犬塚印南為吾藩儒中之巨擘、其著
有文翰、據依昌平士心等、皆為世儒流所推
尊、惜哉、其人不索名、遂并其書、曰知之者鮮
矣、又有燕窩、喃語、越人關弓錄等、此其一
也、其子赤城、與余友善、乃傭手鈔寫、以梅深
時弘化乙巳冬十一月十九日椿亭主人業廣

